

■端午节特稿

粽子飘香的童年记忆

□马振涛 文/图

周末楼下市场卖粽子的吆喝声，随着夏日清凉的微风飘来。哦，端午节快到了，我仿佛闻到了空气中淡淡的粽香。于是，合上书，望着窗外枝繁叶茂的合欢树。不由让人想起童年那些粽子飘香的日子。

记得小时候奶奶家住在六里屯，院子前面是酱醋六厂，院子后面走不了五分钟就是苇子坑。说是苇子坑其实就是现在的朝阳公园，别看现在的朝阳公园碧波荡漾游人如织，当初就是烧窑做砖取土留下的大坑，天长日久积了深深的雨水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工湖。苇子坑名副其实盛产芦苇，这可是包粽子的好材料，每年五月节前都有当地的农民劈苇叶摆在胡同口卖，也能为孩子攒点学费钱。

奶奶还在的时候，每年五月节前都会预先买好苇叶、江米、大枣放在大盆里浸泡，吃过晚饭叫上几个婶妈一边唠着家常一边包粽子。只见奶奶把苇叶叠好，两手灵巧一转，就形成一个漏斗状的窝，轻轻放进糯米红枣，把叶子来回一裹，再用马连草一扎，三下两下，一个四角尖尖的大粽子便出现在我眼前。几个婶妈手里也不闲着，一会儿就包了三十几个，而且包出的粽子，个个大小均匀，玲珑精致。我出神地望着苇叶在婶妈手上翻飞，而后一个个诱人的粽子便把大盆码上了尖。“别愣着呀，帮我把粽子放进那个大柴锅里。”三婶妈笑着对我说。我小心翼翼拿起粽子，生怕弄散了，旁边柴锅里已经冒出热气，待粽子一个不落地放进柴锅，三婶妈用大锅盖严严实实地把锅盖上，然后用湿布浸满水在锅边围上一圈，红红的火苗映红了我稚嫩的脸颊。十分钟过后，一股股浓浓的粽子清香，已经溢满小屋。



晚饭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我和弟弟们依偎在奶奶和婶妈怀里一边狼吐虎咽的吃着甜糯绵软的粽子，一边听奶

奶轻声讲起白娘娘与许汉文的爱情故事。不知不觉中，我就进入了梦乡……

粽子飘香了一年又一年的端午节，也香甜了我童年五月节的记忆。如今，奶奶早已去世多年了，每每端午节，对面稻香村柜台上都会摆满种类繁多的粽子。但是不知怎的，眼前总会浮现当年在奶奶家吃粽子的情景，奶奶那慈祥的面容，是那么的可爱可亲，我的嘴边也不由地飘起了粽子清香的味道。仿佛那些香气怡人的粽子，仍在我齿间流动着香甜的滋味，那是奶奶给我留下的香甜记忆……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为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开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述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艾的味道

□解红 文/图

五月五，是端午节，也是我的生日。

还清楚地记得，儿时的我只要过了春天就开始盼望端午节，和哥哥们一起去郊外踏青，折柳，打粽叶，拔艾草，盼着妈妈给我们包粽子。

那时候因为家里还不富裕，平时生活很是简朴，可是到了端午节那天，妈妈就会给我煮上几个鸡蛋，还会用我们采来的艾叶洗净切碎和玉米面或是白面粉掺在一起，捏成窝窝团，蒸出来香喷喷的。那时候的窝窝团糯米粽怎么那么香啊！

妈妈说：艾草的香，是一种清香，还有些清苦、微涩，她不同于花香。妈妈还说：艾草是驱邪祛毒的仙草，也是《诗经》里的相思草，“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突然想起那时候妈妈用新鲜的艾草煮水给我洗澡，可能就是帮我清淤解散的吧。感谢妈妈的大爱！

记得一位作家朋友说过：艾草的香，是乡村独有的体味，是父亲和母亲的体味，也是生命本源的味道。

妈妈不仅心灵手巧，而且经营有方。自从家里开个小店，每到端午临近，妈妈就会煮上一大锅的粽子放在那里，给前来小店购物的顾客品尝。妈妈在一次全市包粽子大赛中还拿过大奖呢。

转眼又到了端午节，妈妈几天前就包好了一锅粽子，并把艾草插到了店门的两侧。此时，早已门庭若市，前来小店品尝妈妈包的粽子的顾客络绎不绝。小店内外，到处弥漫着粽子的清香，处处氤氲着艾的味道。



端午节 父亲为我去采药

□朱旭 文/图

亮，父亲就起床了。他背起筐，扛上锄头，朝山上奔去。我们这里群山连绵，到处都是羊肠小道，蜿蜒崎岖，父亲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弄不好，就会打个趔趄。采齐这一百多种药草，谈何容易！他翻山越岭，不知爬过了多少山头，走过了多少路，也不知身上被荆棘刺过了多少回。他握着锄头，弯下身子，拼命地刨着。有的药草长在石缝里，锄头够不到，就徒手去扒，手上磨起了血泡。一直挖到中午，才凑齐了这一百多种药草。他背着满满的一筐药草，又累又饿艰难地一步步挪下山来。

母亲到河边把药草分批清洗干净，回到家掏出药草，放进大锅开始熬药。药汤熬好后，母亲把它从锅里舀出来，倒进大瓷缸里。滚烫的药汤渐渐凉下来，父亲把我放入缸中，让我泡澡。这些药汤，也许是融入了父母浓浓的关爱之心，真的起了疗效，我身上的皮肤病很快就痊愈了。

一提到端午节，人们就会想起食粽子、赛龙舟、饮雄黄酒、戴香囊等习俗。但有种习俗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这就是采药。它可是最古老的端午习俗之一，战国时期的《礼记·夏小正》载：“此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孩提时代的某一年，我身上起了些小红疙瘩，痒痒的，就想挠，挠破了，从里面淌出了许多黏液，实在是难受极了！母亲在村卫生室拿了些药膏，涂在患处。恼人的是，原来的刚结疤，接着又起了一些新的。端午节即将来临，母亲对父亲说：“听上一辈的老人讲，端午节这天，采集一百多种不同的药草，熬成汤泡澡，能治很多病，还能预防小孩生癞。要不咱按这种方法给他治一治？”父亲说：“好吧，端午节俺上山刨药去。”

端午节到了，天还没有放



带着体温的粽子

□张军 文/图

“今天是端午节，老人们讲，吃了端午节的鸡蛋，一切都会圆圆满满地顺利度过；吃了端午节的粽子，文化名人屈原会保护你的学业有成！”母亲一边从雨衣的里层掏出一袋鸡蛋，一边说，“为了赶上你们的早餐时间，我起了个早，特意做了这顿早餐！”

久违的鸡蛋清香迅速弥漫开来，不知不觉中我已经三个鸡蛋下肚。“慢点！还有。”母亲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笑着说道。“对了，还有粽子！”母亲魔术般的拿出一袋粽子。白中泛黄的糯米，立即征服了我的眼球。打开粽叶，我迫不及待地用手抓起糯米就送往嘴里。突然我的手在空中停滞，细细看了一下手中尚未“报销”的粽子，疑惑不已：粽子怎么会是热的？“哦！我怕被雨淋着，特意用薄膜袋包好，然后放在衣服里，虽然下着小雨，但粽子的温度还没来得及散尽。”母亲猜透我的心事，赶紧解释道。

事情过去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父母舍不得吃粽子和鸡蛋，一人留下一个之后，剩下的全部送到了学校。

孩子听完我的故事，赶紧跑到出售粽子的摊位前，要了两盘，陪我吃了起来，熟悉的味道充斥味蕾。恍惚间，我仿佛再次看到母亲冒雨送粽子的情景。我特意重新打包，让节俭的父母美美地品尝一下味道鲜美的粽子。

孩子住校长时间“与世隔绝”，难得的星期天非要嚷着逛街。可逛街是我的弱项，但最终经不起孩子的死缠滥打，还是挤进了熙攘的人群。

当我们走进步行商业街时，除了五颜六色的服装，还有阵阵的香气不断骚扰着我的味蕾。突然一股熟悉的香味随风而过，“粽子？”我大叫一声。“粽子有啥好吃的？”孩子扭过头不解地问道。

“在我模糊的记忆中，煮鸡蛋、吃粽子，曾经是我们端午节最奢侈的食品。一个粽子能让我感动一生。”于是给孩子讲起了我那段辛酸的往事。

当时家住农村的我，生活条件非常的落后，就连最常见的鸡蛋也是生活奢侈品，富含民族韵味的端午粽子更是不敢轻易奢望。那年我还在住校，上午七时左右门卫通知我，我母亲来了。“这么早？”我疑惑地奔向学校大门。

我钻进迷雾一阵狂跑，远远地就看见母亲站在栅栏外不停地张望。“妈妈！你怎么这么早？”